

### 五峰山下走出“东方百灵” 心系家乡一腔赤子情怀

# 歌唱家陈俊华演绎非遗艺术抢救新乐章

记者 梁真鹏 通讯员 张学军



平利弦子腔暨汉调二黄抢救保护录制工作正式开机。



陈俊华全身心投入到录制工作中。



曾经的当家花旦吴荣华老师虽年已八旬,但艺术激情不减。



邹永礼先生正在指挥乐队伴奏。



平利剧团老演员王和林与云伟正在演唱弦子腔经典剧目。



赵高巧老师正在深情演唱。

(本组图片由刘佩摄)

金秋八月,天高气爽,瓜果飘香。一队北京的文艺大咖悄然“潜伏”至陕南平利县文化馆活动中心(原红旗剧团),开启平利弦子腔和汉调二黄录制抢救工作。原本清静肃穆的剧院,一时间人头攒动,吹拉弹唱,时而高亢,时而婉约,忽疾忽缓,清脆婉转,观众久久陶醉在弦子戏喧闹的乐曲声中。

在中国最美乡村平利,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利弦子腔,千百年来,浸润到这方水土这方人的骨子里,呈现一段段隽永优美的唱腔里。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口口相传的古老艺术,如今却因为乏人接棒而濒临“失传”。8月13日至15日,一项抢救保护性录制工作在红旗剧院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意在通过高度数字化复制传承流行于斯传唱久远的汉调二黄和平利弦子腔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是当年平利剧团所在地,当年的“角儿”们再聚首,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也已经45岁。这些多年没有登台唱戏的老艺人们用戏存的记忆和不灭的激情,将当年那些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一句一句唱出来录进唱片,以这种方式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尽量多留下一些给后人。

据介绍,这个录制计划由中国交响乐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从五峰山下走出去的“东方百灵”陈俊华倡议发起并呼号奔走了三年才得以实施,录制任务由国内资深录音师沈援之领衔,中国唱片总公司专业录音团队负责完成。汉调二黄和弦子腔的专辑将由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于今年12月出版发行。陈俊华表示:“做这件事不为别的,就想给家乡的非遗项目保护尽一点微薄之力,尽自己的一点家乡赤子情怀。”

### 弦子腔老剧场开机录制

8月13日,在平利红旗剧院举行的开机仪式上,歌唱家陈俊华以及参加此次录制工作的老艺人、非遗项目传承人齐聚现场。今年80岁高龄的邹成仁、吴荣华夫妇是原平利县城关汉调剧团的专业演员,老团长邹成仁回忆当初剧团30人下乡演出的经历,往事历历在目:“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用扁担挑着戏服、日常生活用品去唱戏,一走就是20里。晚上住在简陋的棚舍,有时候睡在用树枝搭建的简易床板上。寒冬酷暑、翻山越岭,我们没有抱怨过,反而很有热情,愿意为人民唱戏,因为老百姓太热情了。”1959年,《陕西日报》以《一支活跃在大巴山中的扁担剧团》为题,报道了平利汉调剧团的事迹,“扁担剧团”由此得名。1958年至1959年,剧团行程1340余公里,深入陕川14县偏远地区演出150多场。

“过去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匮乏,戏曲是他们最喜爱的艺术形式。”吴荣华回忆起剧团在山区演出,至今仍觉得虽辛苦却不乏浪漫。“到了晚上,你会看见漫山遍野的火把星星点点涌到戏台这边来,等演出结束人们回去,还会看见这些点亮的火把再次照亮山野。”观众对戏曲的喜爱让吴荣华始终把唱戏当作一种信仰,这是他们这一代人、这个剧团存在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受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弦子腔和汉调二黄发展活力不足,跌入低谷。因此此次录制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对弦子腔和汉调二黄的挖掘与保护,更是振兴平利弦子腔和汉调二黄的机遇。录制完成后,要引导广大群众传承传唱,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弦子腔和汉调二黄人才,确保艺术传承后继有人。”当年的平利剧团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扁担剧团”,而陈俊华的父母都是剧团的专业演员。“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是一个标准的‘扁担剧团’的女儿。我是听着弦子腔和汉调二黄音乐成长起来的,它们就是我的胎教和启蒙。每一次回到家乡,既兴奋,也有感慨和担忧。特别是看着汉调二黄和弦子腔的老一代传承人渐渐老去,有的已经遗憾地故去,但又找不到年轻人接班,我的心里就特着急。”

由于过去时代的局限,这些老艺人虽对戏曲有着非凡的领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然而没有规范的剧本,没有科学记录。随着他们的年岁逐渐增大,在年轻传承人稀少,的情况下,汉调二黄和平利弦子腔也许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说到此次家乡之行,陈俊华充满了感激:“我非常感谢市委市政府以及家乡平利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市财政局拨出专项资金支持此次抢救保护古老戏曲的录制工作。”这个项目以这两个国家级非遗为基础,通过对其作品音乐的高度数字化复制,达到传承保护、与时俱进的目的。陈俊华介绍,“多

年以后,如果这个项目能为平利弦子腔和汉调二黄的传承发展起到一些帮助,我想这就无愧于我的初心。”

### 红旗剧院好久没这么热闹

平利县民主巷是个小小的山坡路,静静地小巷深处散落着一些民居、店铺和学校,而这一次的录制现场就在巷子口的红旗剧院。这是一座典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一位原先平利剧团的老团员感慨地说,平时这个剧院基本上都空着,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事实上,当年平利剧团解散后,这里几乎没有唱过大戏了,别说观众就连唱戏的角儿们都很少来这里了。现场,前来录制的艺术家、专家录音团队、摄像团队,一下子来了好几十人,瞬间让老团员们找到了一点要点登台唱戏的感觉。其实,录制现场完全可以放在条件好一些的录音棚里,但是陈俊华说:“录音棚里录制效果会比这里好,但是狭小的空间会让这些老艺人受拘束,而在舞台上老艺人们会更有当年在舞台上的感觉。”当年的“角儿”们难得聚在一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舞台上,十几个人的伴奏乐队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有当年剧团里的老专家,也有从市里借来的乐手,弦师鼓师们调试音箱拉架势随时准备开录。乐队中间,著名录音师沈援之先生不时地调整录音话筒的摆放位置和角度,这一辈子的经验都在这手上一系列细微的小动作上,它们决定了声音的录制质量和品质。禁止走动、关手机、静音,刚才热闹的氛围一下子静下来。王和林与云伟两位当年剧团的角儿站在话筒前,随着乐队唱起了弦子腔经典剧目《二进宫》,有板有眼正腔圆的唱腔回荡在剧院里。台下没有观众,但两位艺术家演唱时的激情,仿佛剧院坐满了观众,随时会有人鼓掌叫好。此刻他们用不減的热情与激情,将好听的段子,将弦子腔和汉调二黄这门艺术雕刻进一张张小小的光盘里,留给后人传承,也留给他们自己做个终生的纪念。连续几天,85岁的邹益礼、80岁的吴荣华重登舞台,用他们不老的青春激情把记忆中的声声腔艺术凝固成声音的雕像。特别是邹益礼先生简直就是满肚子装满了合本儿的“戏篓子”,把把年纪了随便一张嘴戏词汩汩涌出。遗憾的是,老人家年事已高,气力不济,只能留下几个经典段落。

此次录制是这个古老剧种的抢救过程,也是平利剧团重聚心气儿的过程。之前,在很多平利人甚至剧团的老人们心中,这个戏几乎名存实亡了。录制现场,当年的老团员们兴高采烈地合影留念叙叙友情,然后登台亮开嗓子把一直想唱却没有机会唱的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段子唱出来留下来,这是他们对于这个曾经深爱着的艺术和这个曾经留下他们青春岁月的剧团所贡献的微薄之力了。邹成仁和吴荣华两位老前辈是一对艺术伉俪,一位是当年平利红旗剧团的老团长,一位是剧团的当家花旦。尽管已经过去数十年,但现如今老人家聊起当年那些事儿依旧像是发生在昨天,依然激动不已心潮澎湃。“弦子腔和汉调二黄这么好,绝不能就这样失传了!”

### 想方设法把老艺人留住

据老艺人讲,弦子腔是小戏,精巧短小,常配合着皮影戏走街串巷的演出;而汉调二黄则是登台唱大戏的大剧种,末、净、生、旦、丑、外、小、贴、夫、杂各个行当一应俱全,有很多像《二进宫》等传统大戏。想当年,当地百姓几乎像今天年轻人追剧一样地追着演员看,常常是连演数场场场爆满甚至一票难求。不过,两项艺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受市场冲击日渐式微,最终平利剧团的牌子就在,但是团员们皆因生计大多被调配到各行各业,仅有的几位随着剧团合并到县文化馆艺术中心。

平利县文化馆馆长陈尚忠介绍,现在平利县有两个“班社”,一个在县城里,“弦子腔城关传习所”的牌子就挂在红旗剧院门口,年逾七旬的王和林老人是弦子腔和汉调二黄两个剧种的市级传承人;另一个“弦子腔李家班王传习所”在距离县城十几里地的牛王村,这是世代传承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戏班子,从清朝传至今已至“第五代”,吴成全是弦子腔的国家级传承人。城里的传承人有工资拿,可以踏踏实实教徒弟传技艺,可是农村的班社就不那么乐观了。逢年过节还有些演出节目,其它的时间就门可罗雀了。

陈尚忠说,为了把这些老艺人留下来,县里想了办法,除了从非遗保护基金里拿出一些款项支持以外,还会给他们“派”各种演出任务,藉此给演员发放一些演出补助。这些收入虽不算高,但让这些老艺人既有活儿干又有一些必要的收入,既把那些动了心思

出去打工的班社成员留在村里,又保证了戏曲艺术的传承。

### 墙外开花墙内也要香

人们记忆犹新,维也纳当地时间2011年12月20日晚,富丽堂皇的维也纳国家音乐厅,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陈俊华用华美动听的歌声以及优雅灵动的气质,征服了全场观众。这是在这个欧洲顶级音乐厅放歌的首位中国歌唱家。

当年唱着汉剧走向歌坛的陈俊华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家乡的戏曲同样情有独钟。她的嗓音清纯甜美,明亮柔和,行腔委婉动听、舞台表演具有深切感人的艺术魅力。扎实的戏曲功底,科学的演唱技巧及个性化的演唱理念的结合,造就了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民歌演唱环节,一袭青花瓷旗袍的陈俊华尽显东方女性风采,她演唱的《桃花红杏花白》(郎在对门唱山歌)俏皮活泼,地域特色浓郁。而由《诗经》选段改编的汉调二黄《汉水游女》更是陈俊华此次特意带给维也纳的家乡特产,极具陕南风味的曲调和婉转细腻的唱腔令人陶醉,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的安康,让外国观众知道了汉调二黄。

陈俊华犹如高擎平利弦子腔和汉调二黄艺术火炬奋力前行的探索者和前行者,她寄希望在故乡非遗艺术的探索路上有更多的同行者和继承人。现如今,这个行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鲜有年轻人接班。

年逾七旬的王和林老人是弦子腔和汉调二黄两个剧种的市级传承人,是1959年最早进入平利剧团的老演员。这位当年大戏中的铜锤花脸见证了弦子腔和汉调二黄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在舞台上唱了几十年戏,最后不得不随着经济洪流转到物资局当了一名采购员。那些年,分散在各行各业的老团员们时不时聚在一起,喝点小酒唱上几段过瘾。好在,前几年退休之后的王和林被“召唤”回来成为一名传承人,至少现在还唱着戏。早年间,肚子里最多的时候装着几十部大戏,老人家面带愧色的摇摇头说:“现在也就记得住十几部戏了。”如今跟着王和林学戏的徒弟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也已经45岁了,其他的都已经将近六十了,“缺的就是年轻人,年轻人没人学啊。”除了在平利传授技艺,偶尔安康市也会把这些老艺人组织起来出去唱戏,“搞得还挺热闹”。

“弦子腔李家班王传习所”传承人吴成全今年57岁,伴随着“弦子腔”走过了40年。吴成全说,这个班社现在只有10个人,平时除了做农活接商演还要完成县里的演出任务,农村的红白喜事和过年过节的庙会经常还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虽然累但是心里很舒服,毕竟弦子腔还是有人在唱有人在传。去年,吴成全生了一次病,现在走起路来已经有些步履蹒跚。“我们每个月逢十号开班传习,最小的徒弟也已经45岁了。我们传承要求徒弟乐理好嗓子好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记性好,因为所有的戏都得靠脑子记住。”吴成全说,过去最多的时候他会唱一百多部戏,现在只剩下几十部了,“好多戏常年不唱都忘了。”吴成全有点无奈,尽管自己一肚子戏,但是家里的孩子一点都不感兴趣,如今他们都去外面打工了。“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弦子腔,跟着自己学上几句过瘾的也不少,但没有人打算把它当饭碗。”

在现场,在平利剧团工作多年的作曲家邹永礼是个灵魂人物,很多戏的唱词他都烂熟于心,有他在大家似乎有了主心骨。在平利,邹永礼绝对是个人人都竖大拇指的秀才,他当初凭借着自学考进西安音乐学院学习二胡。上世纪80年代,再次进入这所学院专攻作曲。科班出身的他,一直笔耕不辍进行着汉调二黄和弦子腔的案头工作,既有老戏的搜集整理,也创作了诸如《吴祥义》《莲花台》等很多现代戏。

说到这次的录制,邹永礼面露兴奋而又显忧色:“感谢俊华和中唱总公司做的这件好事,能唱戏的老先生已经不多,再不下点儿声音就太可惜了。这次接这个任务我是没有底气的,以前要是录制唱片连着录上几天都没问题,也都是很高级的唱段。现在硬件设备越来越好了,可是能演唱的却没有几个人了。”

墙外开花墙内也要香!该县文旅局局长袁守波表示,此次录制工作完成之后,除了大力宣传和引导大众传播传唱之外,今后县文化馆要加大相关节目编排创作上的力度,同时还要创新推出一些更接地气更能被广大群众接受的符合当代审美的作品。“未来要把这项古老的艺术跟旅游结合起来,使它可以产生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也有利于它的传承和发展。”目前,在平利茶园里创作了一个基于弦子腔和汉调二黄元素唱腔的二十多分钟实景演出节目,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往观看欣赏。

文化纵横 主持人:张思成

## 让原生态「花鼓子」唱出新魅力

陈益强

“花鼓子”是安康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它的演唱形式和场所不受拘限,田间地头、农家小院、红白喜事、大小节气、自娱自乐、见景生情、即兴作词、随编随唱出口成章,是农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俗称:有说有唱为“花”,有敲有打为“鼓”。也就是说,以锣鼓为主配乐歌唱表演的小调,“八岔戏”应总称为“花鼓子”。“花鼓子”在表演时又说又唱,又有锣鼓打击乐的伴奏,在同一剧目中能跳出跳入,变幻多端,具有说、唱、演、评、噱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安康曲艺的独特魅力。

“花鼓子”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保护传承创新升值的价值,如果能得到精心包装打造,相信会超越其他剧目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歌手的个人才能,并对优秀曲目进行艺术包装,将“花鼓子”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占领新时代文化阵地,为建设新民风发挥作用。

“花鼓子”板式腔调不但有上河调与下河调之分,由于受东路、西路、南山、北山和各县区方言以及歌唱者运用词调和口舌的习惯,各具特色。优秀的歌手确实不少,但由于缺乏专业艺术指导,或多或少存在节奏无规律,填词不精确,韵律不规范等问题。尤其是传统的花鼓子有些歌词字意不详,需要进一步校正。

目前少数歌手在演唱中将“数板”变成了“顺口溜”,唱腔起伏不分明,不能正确表达情感,还存在助词副音使用不当,吐字不清晰等问题。有些好歌虽然流传下来了,但在传唱过程中出现跑调或错字等现象,甚至出现音包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其精髓和精神,不是所有的花鼓子都值得保护,如不通过考证,进行创造性地保护传承,可能会越传越错,误导新歌手。

我认为要保护好原生态“花鼓子”,首先要举办原生态“花鼓子”大赛,挖掘选拔优秀原生态作品。大赛应该坚持高标准,歌词内容要健康,艺术特色鲜明,感染力较强,数板与唱词相互呼应,板式清晰,音质音色宽厚柔亮,伴奏和谐激昂。演唱者应该定调准确,符合乐理规律,优美动听,能够彰显歌词情感。通过大赛选拔出真正能够代表原生态“花鼓子”的优秀作品,作为保护样板。



汉水之畔 陈荣临作